

編目
句讀
翁注困學紀聞

上海文瑞樓印行

困學紀聞注卷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儀禮元圻案周氏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

三禮義宗全云崔靈恩作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法曲禮謂

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原注音荀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藝文志臣瓚注謂儀禮

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

中雷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饗廟見大戴記可

補經禮之闕全云草廬所輯儀禮逸經十八篇蓋本於此元圻案經義考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

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

其中事儀三千儀禮疏儀禮一部之大名亦名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宋書禮志太興初議置周官禮記

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証據宜置鄭儀禮博士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

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與祀尸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威于俎西祭

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哈于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脾註祀竈之

禮先席于門之與東面設主于竈墜乃制脾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威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脾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

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脾心為俎奠于

儀禮字數
五禮亡軍禮
吉凶賓嘉篇
數
儀禮亦稱曲
禮
臣瓚以儀禮
為經禮
事禮今禮
逸禮諸篇有
存者
吳卓盧儀禮
選經
儀禮置鄭氏
博士
中雷禮逸文
經禮曲禮皆
有書
三千三百之
數
獻王所得有
禮禮記

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為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遺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梁書儒林傳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蓋是書宋末猶存也○晉書荀勗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之子也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元吳氏澄纂儀禮逸經八篇一投壺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還廟禮五諸侯饗廟禮六中書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法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為經禮明矣

文公謂儀禮無用

韓文公讀儀禮謂致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

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孫子也

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

文公善讀儀禮

元所案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撮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違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勞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憮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

全云張忠甫淳永嘉諸儒之一

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

十七篇有儀有禮

禮遂合而名之

此張忠甫儀禮識誤序文

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

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

孔壁多三十九篇逐禮諸篇名

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案經典釋文叙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后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為逸禮

天子巡狩禮

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二自註云內宰注

朝貢禮

聘禮 王居明堂禮月令禮 祭嘗禮射人 朝事儀朝禮 見于三禮註學禮見于賈誼書新書保

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中郎書明 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寶也圖按孔學古文禮三十

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

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也元州案漢書藝文志禮記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儀儀之事有

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待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後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此漢書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嘗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

有三十九九之末孔安國獻之宋子語類魯共王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

篇多與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

量淳制法故書焉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四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指與儀禮聘

禮釋幣制註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祀高禘註帶以弓鉤

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李春命國難註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仲夏毋休于郊註母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磔

禋以發陳氣禦止疫仲秋齊實害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口時然將至毋懼其災又水始涸註季冬降道致梁以利農也仲

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事積聚繫繫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命國為

古文明禮亡於隋前 禮古經五十六篇 古經出魯淹 中 儀禮之名緣起 壞老屋得還 鄭注引逸禮 天子巡守禮 朝貢禮 王居明堂禮 祭嘗禮 天子拜日東門 帝入五學各 古大明堂之 禮 明堂禮三出 闕視事 中審禮軍禮

禘於太廟禮聘禮釋幣制張忠甫儀禮

儀禮五傳弟子

未冠笄者卷情滕薛名齒為類

兄弟畢袷玄

士冠醮用酒

誤三卷宋張清撰序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為已佚今從永樂大典綴錄成編惟缺鄉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宏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也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元所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考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殿卿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戴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釋文叔錄曰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授閭人通漢及梁戴德戴聖沛慶魯自注云孟卿孟喜父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守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傳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古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滕薛名齒為類原注國古內反續漢與服志齒簪耳集韻有國幘無齒字疏云卷幘之類案玉篇亦有國幘釋武榮碑云闕幘後漢與服志下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項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稍作頍題名之曰幘幘者頍也頭首嚴頍也至孝文乃高頍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從說收貴職皆服之文者長耳武為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袷玄禮注袷同也古文袷為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傷五均服振振案今及古闕註疏本脫當讀如左傳

句近刺微宋本亦無此九字按後漢與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袷玄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袷字均之為袷袷玄之為袷皆俗字也益袷字

誤為袷釋文之忍反亦誤集證惠氏九經古義袷元即漢之袷元司馬彪與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袷元雅南子云尸祝均袷高誘曰均純服袷黑齊衣也蒙書於與袷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

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袷元或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元所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均服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元所案士冠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昨三加記

士喪商祝夏

儀禮不言周

燕禮言諸公

五十以字加

伯仲

古人重字

初冠稱伯某

甫

先伯仲後字

以序稱

先氏後伯仲

以尊稱

今月令辰文
互見
三加醴醢各
辭

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照用酒非周位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儀禮篇首疏曰儀禮不言周者欲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醴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日入三商為昏
昏期取陰之來

鄉飲酒三尚
卿大夫本作鄉

鄉射設豐形
制豐侯亡酒圖
爵形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案惠氏古義曰三光亦靈曜當作者靈曜

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接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

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以上皆賈疏文詩齊風東方未明正義云商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全云

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闕按淮南天文訓曰至於淵隅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誤認○元圻案士昏禮第二疏

曰鄭日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於五禮屬嘉禮○蘇子美答韓持國書曰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夏殊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諡文莊著文莊集三十六卷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案今注疏本卿作鄉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全云劉敞曰謀賓介

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元圻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既鄭

引孟子天下有達尊三者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尚齒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

高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故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

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鄉飲酒禮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實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

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

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鄉者非禮記鄉飲

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

禮也陸氏釋文卿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卿大夫飲酒之誤歐陽公劉集賢叢誌曰公諱敏字仲原父姓劉氏世

為吉州臨江人舉慶歷六年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葉石林曰原文以博學通經自許弟貢父次其集私諡曰公是先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爵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

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湎負甕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元豐侯銘豐侯醉亂乃

象其形

元圻案鄉射禮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 鼎氏三禮圖說曰舊國引制度云射爵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杆以為戒張鑑

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制蓋象豆而卑鄭注燕禮義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為戒哉恐非也 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河南鼎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二年奏之蓋用舊圖六本參定故題集註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季允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日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 此條所引崔李歲銘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雨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

也 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元圻案燕禮設洗匱于阼東南當東霤疏云曰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

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士大夫言東榮雨下屋也 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霤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榮耳 考工記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 師古註云 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

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

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今自後唐始 原注見五代史馬編傳

師與汪純翁論喪禮不合純翁紙余曰聞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預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條原一言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全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曰次子也禮弓子張死曾

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皆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子官贊擊節曰雖百家亦不能解矣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

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今不自後唐始 五代史記誤 元圻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為學精氣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 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禮服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柳子厚裴

瑒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 唐書禮樂志五曰山禮周禮五禮二曰山禮唐初從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

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擬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 五代史雜傳馬編不知其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編言綴麻衣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服大功九月非

漢不諱喪服
父在為母
叔嫂制服
凶禮移二為
五

燕禮洗當東
霤
四阿東榮
重屋夏屋

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今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妹舅皆服小功今皆大功妻父母甥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劉勰等議曰今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教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今有五服自編始也〔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為母周居也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為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謂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等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案嫂叔舊無服令請小功五月報制可元行冲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中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違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又王儉別抄條目為三千

卷

〔闕〕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何本三變本亦作十三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為之朱文公謂

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

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禮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

牒雖盈精華益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

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

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元〕所書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實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禮無遺漏者齊武帝五年

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三十八諡文憲〔梁〕書儒林傳孔子祛會稽山陰人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南〕史儒林傳文同

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虔吳郡人也晉王廙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令諸作序云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

帙一百二十卷〔唐〕文粹八十一狂之松答王績書曰家傳家禮今見故尋微而精簡而儉誠經傳之典略閭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其如別帖又王績答書曰枉帖具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

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證因還使條申如左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習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駉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應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號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求為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臯子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曷解醪也（日知錄）四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舉室於鍾山西巖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

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廣卿有太牢罕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羊少牢非止於豕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歷所由名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牛羊日歷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廣卿漢公也是不孫其矣（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廣卿傳廣卿字師臯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給事中廣卿佞柔喜諧麗權倖倚為奸利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漢公廣卿之弟

牲特不言牢
太牢少牢中
牢
士特士饋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高抑崇（全云高憲敏公閔龜山弟子）於鄉飲考儀禮

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關雎蘇氏說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凡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

歐公不讀儀
禮
為人後降服
不降
高抑崇不考
儀禮

其父母齊衰杖期云云與修議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圻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追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為王珪議是幼修首闢邪議妄引經據陶陛下於過舉（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

布八十縷為一升

聘禮君行一臣行二

射儀合於賓
少牢饋食合
楚茨

謹容節錄紀儀矩綱疏甚不足以稱明
天子舉遠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

（長服爲冠六升注文）

（疏曰云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經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

吳仁

傑兩漢刊誤補遺

曰今織具曰窳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

正合康成之說

（原注表三升其麤者縹布冠三十升其細者）
（兩雅釋詁下登成也登陞也邵氏正義曰陞當作升）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

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闕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一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

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
（集證曰左傳襄七年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揖於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元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

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已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
（元圻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

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尼曰要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起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
（朱子語類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

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其分曉

皮樹注云獸名張鑑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原注它書未見）

（元圻案儀禮十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為繁堅）
（經義考通禮）
（張氏鑑三

禮圖唐志九卷佚舊唐書張鑑為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元圻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傳有燕射之禮）
（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正義曰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殿）
（大雅行葦篇

射禮有三

燕禮主賓致辭文

觀禮宮壇方明

士相見義補篇語

鄉先生為父師少師大夫士致仕教塾

敦弓既堅四錄既鈞舍天既均序賓以賢（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正義曰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禮射燕射皆無擇士之義故知此射必大射也小雅楚茨篇以妥以侑傳安妥坐也侑勸也）宋子集傳禮曰詔安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既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視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呂氏讀詩記二十二引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告飽主人不言拜）
（案）鄭註實猶飽也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

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

五教何以異

（原注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元圻案陳書宣帝紀十年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與駕幸婁湖臨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王官伯南史作王官伯王汾原曰左傳單子為王官伯（通鑑梁紀敬帝紹泰元年初魏太師恭以漢魏官

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又陳紀文帝天嘉二年周王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北史蘇綽傳綽字令緯武功人周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子威字無畏隋尚書右僕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舒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收人者多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頌鄙之辭百姓嗟怨

士相見義

（何云）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圖案士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

儀禮經傳通解取之元圻案公是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

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元圻案）士冠禮遂以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註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疏此即卿飲酒與鄉飲禮先生公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

上老庠老右師左師

庠序堂室異制

豫則鈎楹內周立四代學州學之豫同榭

禮記字數大經中禮記文為少

魏鄭公類禮

故先生亦畧不言士其實皆當有士也〔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還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捷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戴禮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戴禮踐大義距不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今固撰集其事注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辟廋篇〕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

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元所畫射禮〕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註曰鈎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為鄉學鄉飲酒義旦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

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疏曰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立州序而言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曰堂則由楹外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玉海一百六十一〕宮室門古者為堂自半已前虛之為堂半已後實之為室

禮記

〔闕案〕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瓊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所諸書未由蓄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初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

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持較少於左傳耳為之快絕附識於此〔元所案〕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字〔唐李元瓊請令貢舉人習周禮等經疏〕曰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或以禮記文少人皆誦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令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展傳請試三傳奏曰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周易尚書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為傳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創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禮記字少於左傳唐人已明言之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實內府藝文

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

魏徵傳

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

〔何云〕諫錄王方慶所集

載詔曰以類

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聚然

錄亦載此詔其詞同

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

傳以卷為篇

何云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

原注集賢

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

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尚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

罷

方樸山云請列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議原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抄撮諸儒共非之至

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

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伯增華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

原注下云

病聲言之錯雜緇眾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

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繁

原注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微

因炎舊書整比為法

宋文公惜微書之不復見

方樸山云此儀禮

此張說文人

不通經之過也

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廢舊意乎可哉燕公未為非

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

案釋疑序文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

嫌知新欲仍舊貫

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

矣

原注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

關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宋葉遵注即行沖所云葉遵也

十六貞觀十四年五月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徵以禮經遺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

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為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張說取行用魏徵類禮表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已向十年著為經解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先朝雖厚加賞賜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等解微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

釋文叙錄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八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又禮記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秘書監徵不就業遵注二十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一唐志作葉遵唐書儒學傳下元澄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達之後封常山縣公又藝文志禮類司馬伯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又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並王愬約

注〔書錄解題典故類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緝撰緝字方慶以字行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又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濟撰初唐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朝崔鉉續四十卷至是澤又採宣宗以降故事共成百卷又職官類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陟撰叙置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宋子偶讀漫記曰魏微以小戴禮錄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曲禮雜採諸書

若夫坐如尸舒脫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

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子失於刪去何安鄭法以若然則夫為諱

曲禮之所採摭非一書也關按大戴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上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精元圻案鄭注若夫言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劉原父七經小傳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

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說不言言必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全脫一簡夫弗說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

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教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

恒言不稱老證史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元圻案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

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枕言不稱老法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曲禮正義曰老

賜果君前證史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說苑奉使篇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

果舉手捧之以拜元圻案後漢書桓榮傳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習歐陽尚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容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巨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

生也呂是愈見敬厚

擬人必於其倫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擬人於倫證史

與是倉唐曰。假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何云魏之丈若吳子夏西河之化熱。全云子夏若用於魏其丈。豈勸爾哉。元圻案鄭注曰。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以大

夫比士當以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親。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

所以將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

所以戒人也。

將入戶。視必下。

恐見人也。

今曲

禮闕二句。

將入門。問孰存二句。禮記作將適舍求母固。

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元圻案漢書劉向傳。尚以為王教由

將入門。易為通舍。放飯流歠。齒決。

醜夷不爭證史。

在醜夷不爭。唐沈李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李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

於親乎哉。

元圻案唐書孝友傳沈李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云云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李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

之末造也。

元圻案正義曰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勲為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禮記解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即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已可擅與人者一說如邵成子分宅以居之

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張拱出曲禮注。

原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

葉拱出書大傳。

原注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元圻案今本書大傳無葉拱語盧氏雅而堂大傳補遺曰魏

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遽延而退見文選四十四盧氏文昭考異曰困學紀聞因大傳作子夏葉拱而進。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

君子欠伸義。

張拱葉拱。

獻民虜田宅。

受珠玉為禮。

衰。

前有車騎周未制

射氏禮記音義隱禮記隱義諸解

伯氏不出圖君

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數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閩按王氏在經筵為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日雷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義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雷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

書當出於周末（案正義曰古人不騎馬經禮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昭公二十年）

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昭公二十五年）已有騎之漸（閩按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重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狄之遽不暇駕車余嘗戲題其端）

曰當時有美女同行豈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註王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為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齊詩為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為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何云焯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載陸氏佃曰古稱皇帝以車戰豈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則軍之有騎尚矣胡氏銓曰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閩按今本作謝隋志注梁有射氏禮記音義隱）

七卷（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釋文序錄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三傳禮記音一卷案齊三傳三家疏有誤萬氏集證引之作齊王傳）（經義考引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又禮記隱唐志二十六卷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齊人以相紋許為掉登履筋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使之為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案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即經義考所據數條也據王氏似以此即射氏之文竹圻以射氏書名音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為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義字按隋志又有禮記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并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為射氏之文也（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誤偶）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

記禮者誤（案此蓋胡氏陸禮記傳之說見於衛湜禮記集說）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

出